

几十年过去,许多人和事都忘却了,但儿时四合院里的种种场景,一幕一幕,却时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梦魂牵系四合院

■本报记者 王庆

每当刘莲丽离家在外的时候,就会时常做梦。她感到奇怪的是,很少梦到自己在高楼中的家,却几乎每次都梦见儿时的四合院。

每当在梦中看见那红漆大门,那院中的花墙,刘莲丽心中都无比欢悦,因为她知道那里有已逝的父母,他们在那里活着。有时会梦见母亲在院中和自己说话,醒后她总是认真地回想母亲说的每一句话,深恨梦为什么这么短,这么快就醒来。

“后来,我终于明白,我心中真正的家,永远是我心中那座四合院。”刘莲丽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已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岗位上退休多年的她,最近得到了一份“礼物”——她那些原本散落各处的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相中,随后集结成册,于是一本《我心中的四合院》成为了她多年四合院生活的总结和纪念。

采访刘莲丽,是在其位于高层宿舍的家中。生活环境的巨大变迁并未影响刘莲丽对四合院深刻、细致的记忆,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平静安详的她仿佛穿越回童年的时光。



院里的童年

小时候,刘莲丽家住在一座普通的四合院里。两扇红漆大门坐北朝南,门槛尺把高,每当黄昏,她时常坐在上面边吃铁蚕豆,边看路上的人来人往,看算命瞎子吹着笛子幽幽地走过,看出殡的队伍去十字路口烧化纸人纸马。

进了大门是一个宽敞的胡同,那里是孩子们的游戏场。每当刘莲丽和小伙伴们在屋里闹得大厉害时,大人就说:“去,胡同里玩儿去!”孩子们就一窝蜂地跑向胡同,那里是他们的自由世界。

胡同也是全院女人夏日午后纳凉的场所,她们坐在那里聊天,纳鞋底儿,享受着像凉水儿一样的穿堂风。

穿过胡同,迎面是白色的影壁墙,左右两边各是四扇绿色的屏风门。拐进左边的屏风门,是长条形的外院。外院和里院之间有一道花墙隔着,花墙中间是门,一进中门,就到里院了,满眼都是绿,都是花。

孩子们时常尖起耳朵听着院外的叫卖声。五月的大樱桃,晶莹得像红玛瑙,碧绿的荷叶托着,还有香喷喷的煮老玉米、清凉凉的甜瓜酥

瓜,推车叫卖的扒糕凉粉……不过最让刘莲丽难忘的还是豆汁。

每当黄昏,站在胡同口向西望去,红红的落日欲坠不坠地挂在天边,这时,卖豆汁的就会拉着木板车,吱扭吱扭地从落日中走来。

刘莲丽第一次喝豆汁时,一大碗全喝下去,只感觉酸酸的,根本没觉出什么好来,但照样和小伙伴儿们一起跳着脚大喊:“好喝!”

喝过几天之后,滋味出来了,那浓浓的豆汁,微酸中透出一种不可名状的香醇,就着切成细丝的咸菜,一口豆汁,一口咸菜,每天都要喝得鼻尖冒汗,心酣意畅。如果有一天卖豆汁的没来,到了黄昏,刘莲丽和玩伴们还会觉得魂不守舍。

西屋的邻居

四合院里,不仅有和同伴们的玩闹、有滋有味地吃食,其独特的建筑结构决定了邻居必然在刘莲丽的生活中印刻下深深的痕迹。

刘莲丽家正院里有西房两间,住着“西屋奶

奶”。西屋奶奶一张四方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高身量,腰板直,走起路来绝无扭捏之态。

西屋奶奶的独生子高大英俊,是蹬三轮的,被刘莲丽叫做“西屋叔”。他的媳妇原是风尘女子。西屋叔给一户有钱人家拉包月,恋上了这个女人。西屋奶奶很不待见这媳妇,当年坚决不准她进门,最终还是拗不过儿子,于是给那女人约法三章。女人跪在地上流着眼泪发了誓,才算进了门,成了院子里的“西屋婶”。

西屋奶奶有一花猫做伴,她只要盘腿往炕上一坐,拍拍腿,对着这只黑白花猫叫一声:“来,花子!”它便爬到腿上去,倒头便睡。

西屋奶奶把它当成心肝宝贝,每天必去街口专为它买一点肺头,回来切碎,放在小锅里,与米饭一起煮了,晾凉,然后高一声,低一声,抑扬顿挫地喊着:“花子——花子——”于是胖猫或从台阶,或从墙头,懒洋洋地走来,吃它的美食。

刘莲丽记得自己十二岁那年,这只花猫前腿摔掉了环儿,它又胖,连床也爬不上去,心疼得西屋奶奶瘦了三圈。不久,花猫死了,西屋奶

奶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岁,再也打不起精神。

第二年,西屋奶奶也死了。她病时,西屋叔和西屋婶极尽孝心,她生活不能自理,西屋婶天天为她擦身、洗漱。临死前,她拉着西屋婶的手说:“孩子,我委屈你了。别记恨我。”西屋婶哭成了泪人。

难忘的母亲

西屋奶奶生前,时常来刘莲丽家串门。刘莲丽的母亲,有时就一边干活一边和西屋奶奶聊天。

在刘莲丽看来,每一个四合院里,都会有一位辛苦操劳、任劳任怨、慈爱温和的母亲,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位母亲,四合院才变得无比温暖,令人心旷神怡。

她还记得每到春天,院中枣花送香,扁豆发芽,傍晚,母亲常常在当院放上小桌,刘莲丽会坐在桌旁美美地吃母亲做的芝麻酱凉面,拌着切得细细的小萝卜丝和碧绿的黄瓜丝,觉得凉面里也浸透着春天的气息。

夏天的夜晚,刘莲丽常在荷花缸旁边用三张椅子搭一个小床,躺在上面,在荷花的清香里,望着深蓝天上亮闪闪的星星,想着爱恋的事儿,睡去,这时她会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母亲把自己轻轻地抱进屋里,放在凉席上。

秋风起了,母亲开始为一家人准备棉衣、棉鞋,常常在灯下做到深夜。

雪花飘落的时候,刘莲丽穿着娘做的厚厚的棉衣,在院子里兴奋地跑来跑去,看自己身后那一串串小小的脚印,看那脚印又立即被新雪遮盖。

四合院里,每一时、每一处都有母亲忙碌的身影,都会留下母亲的温馨。

“几十年过去,许多人和事我都忘却了,但儿时四合院里的种种场景,一幕一幕,却时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刘莲丽说,“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正是四合院里那古朴的京城文化,那浓浓的亲情,那天地人和的无穷意趣,使无数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永远对它梦魂牵系。”

2002年,刘莲丽家的四合院拆迁了,变成了金融街的一片绿地。乘车经过,远远望去,似乎在绿绿的草地上,又看到了那红漆大门的四合院,那将是刘莲丽心中永远的四合院。

Voice 见微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妈妈,是世界末日要到了吗?”

——据新华社记者孙阳报道,10月22日清早,匆匆出行的长春市民被白茫茫一片雾模糊了视线,只有刺鼻的空气提醒着人们现实世界依旧存在。看到这样的“景色”,一位小学生向他的母亲提出了上述疑问。

“你可以选择不喝酒或者不抽烟,但无法控制你是否暴露于空气污染中,你不能就这么决定不呼吸。”

——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首次指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并视其为普遍和主要的环境致癌物。对此,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多米尼奇发表了上述言论,指出人类面对大气污染无可逃避。

“一群自己不缴一分钱养老金的人,嚷嚷着要交养老金的人延迟领取养老金,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由自己不缴养老金的人管那么多人的养老金,同样让人难以放心。难怪养老金的投资收益那么低,甚至连银行存款都赶不上,因为管理者自己的养老金多寡与其管理的养老金盘子的收益没有关系。”

——《中国青年报》10月18日刊发题为《养老制度改革谁有发言权》的评论文章,时评人舒圣祥在文中提出上述观点。

“我告诉你,你只能管我的事,不要管他们的事。”

——河北男子郑艳良自锯病腿的事广为传播后,有记者去他们村,打听其他得了大病的村民的状况,遭到郑艳良如此质问。过后,他又让人给记者打电话道歉:“有政府的人在旁边,我才这么说。”他怕自己的事降温,说那意味着只能等死。

“虽然你们懂得转基因,但并不懂得社会的全部,这个世界除了自然科学还有人文科学。”

——因明确反对滥用转基因技术,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被视为新的“反转”代表陷入论战,进而被“挺转”人质疑为“外行”。对此,崔永元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作出上述回应,并希望做生物技术的科学家稍安毋躁。

“当血气方刚的青年,不再动辄把‘安全感’放在嘴边、想着在‘铁饭碗’里寻求安稳,我们的社会才会活力奔涌。”

——《人民日报》10月21日刊发题为《“公务员热”背后的改革命题》的评论文章,作者范正伟提出上述观点,并表示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如果忽略了公务员的本来含义,而去追求高薪福利或权力快感,这条路在将来注定充满风险。(池木)

声明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收到举报,有人以中国科学报“记者”的名义与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联系,声称:“基金委领导从全国400名优青中推荐了20名给他们报社进行宣传,报道回国后科学研究进展,让我们(举报人)将优青申请书发给他们,出版时根据版面大小收取版面费,可以从科研经费中的版面费支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与中国科学报社就此郑重声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不参与、也不支持进行与科学基金有关的有偿新闻宣传活动。这种盗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报的名义,以营利为目的,让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负责人及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支付版面费进行有偿新闻宣传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正当权益,而且严重损害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良好声誉和中国科学报的媒体形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科学报社将对这类事件追查到底并保留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的权利。

希望广大科研工作者辨别真伪,不要被虚假信息误导;不接受,不参与有偿新闻报道。在遇见类似情况时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并积极配合我们查处此类非法侵权行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83号,邮编100085 联系电话:62327204 网站:http://www.nsf.gov.cn 中国科学报社: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3号,邮编100190 联系电话:62580660 网址:http://www.csd.cas.c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科学报社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Face 面孔



一段永不沉没的爱情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几位乐师在巨轮将倾之际坚持在甲板上演奏,试图平复乘客心中的焦虑,因此放弃逃生机会而全部遇难。曾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的一幕,日前再次从人们的记忆中被唤醒。

10月19日,“泰坦尼克号”一名乐师曾使用的小提琴在英国迪韦齐斯的拍卖会上以90万英镑(约合887.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并由此创下“泰坦尼克号”纪念品拍卖价格的新纪录。

这把小提琴属于“泰坦尼克号”乐队首席演奏家华莱士·哈特利。这艘被称为“永不沉没”的邮轮失事之后十天,人们把哈特利的遗体打捞出水,却没有看到那把小提琴,因此一度有传言说小提琴被盗。

直到2006年,人们才在英格兰西北部兰开郡一栋房屋的阁楼内发现了它,然而有关小提琴的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今年3月,经过研究人员7年的核实,这把小提琴最终被确认为“泰坦尼克号”上的遗物。

固定在小提琴身上的一片银色薄片,有这样一段题字:“为纪念我们订婚,赠予华莱士,来自玛丽亚。”在与小提琴一同亮相拍卖会的琴盒上,则刻有W.H.H.(华莱士·哈特利名字的首字母)的字样。

原来,这把小提琴是哈特利的未婚妻玛丽亚·鲁滨逊在1910年赠送给他的订婚礼物。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顿港首航,前往美国纽约。五天后,哈特利随巨轮一起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后沉没。

拍卖行估价人安德鲁·奥德里奇说:“这把小提琴象征爱情,那名年轻男子把它绑在身上,因为这是未婚妻赠予他的订婚礼物……它同时象征勇气,他知道可能不会有救生船。”

随着小提琴的拍卖,一段历史和凄美的爱情故事也由此浮出水面。哈特利的遗体被打捞出水后,琴被转交给玛丽亚,此后她终身未婚,直到1939年逝世。玛丽亚离世后,她的妹妹将琴捐赠给当地一家乐团,此后几经易手,最终到达英国一位收藏家的手上。(池木)

土豪住在贝弗利山庄

“土豪”一词最近红遍大江南北,引得外媒纷纷投来关注目光。10月15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来见见中国的贝弗利山人》的文章,评析中国“土豪”现象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现实。

“土豪”如何翻译为英文?这个问题曾一度引起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外交政策》网站刊登的文章给出了一个美国文化语境下的答案——Beverly Hillbillies(贝弗利山人)。它出自一部著名的美国情景喜剧,又译“豪门新人类”,讲述了一个暴发户家庭前往富豪与名人聚居的贝弗利山庄居住所发生的故事。

“土豪”被认为拥有暴发户的艺术鉴赏力、新贵的社交礼仪以及花钱习惯。“土”意味着土气或粗野,“豪”则意味着显赫与华丽。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土豪”旧指有钱的地主或乡绅。这个词汇的再度“复活”,源于今年9月初流传甚广的一则笑话。一名青年问禅师:“我很富有但不快乐。我该怎么办?”禅师回答:“何谓‘富有’?”青年说:“我在银行有上百万存款,北京市中心有三套房子。不算富有吗?”禅师没说话,向他伸出一只手,青年恍然大悟:“大师,您是让我懂得感恩和回报吗?”“不……土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禅师如此说道。

《外交政策》的文章说,这则不算好笑的笑话,触动了中国的中产阶层。他们在生活方式日益常态化的同时,对炫耀财富的鄙视与日俱增。许多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土豪”的反面——有文化、懂时尚、鄙视炫耀性消费。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待“土豪”的心态似乎是爱恨交加。《外交政策》的文章最后总结道:在日益艰难的社会阶梯上,跟“土豪”拉关系(最好是嫁入“土豪”家)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捷径。

在矛盾的心态中,“土豪”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它在中国社会所指向的阶层和群体事实上有些面目模糊。至少,很少有人愿意被归入“土豪”之列。有媒体由此发起了寻找“土豪”的行动:你敢说自己是“土豪”吗?够胆儿就让我们来拍你!(余艾柯)



做生意才是正经事



北京西单挤地铁,上海外滩骑单车,搭乘香港极具代表性的天星小轮游览维多利亚港。近日率经贸团来访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无论走到哪里,似乎都对那座城市的交通工具有着特别的兴趣。

盛赞北京地铁“真干净”、“真便宜”并感叹“人真多”的同时,鲍里斯不忘本职工作,在拥挤的地铁中拍摄视频,热情介绍了身边“才华横溢的英国地铁站设计师”詹姆斯·海德威克。

将受邀参与北京地铁站设计的詹姆斯不失时机地表示:“中国未来两年将建设近200公里的地铁。此次来到北京机会难得,可以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考虑,如何把地铁设计得更加人性化,而不只是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媒体镜头前,鲍里斯三句话不离本行,极力履行推介伦敦的使命。在上海一家酒店的露天平台上,他顶着寒风远眺外滩景色,并骑在单车上向上海推介英国手工生产的折叠自行车,露出玻璃护栏上贴着的“Business is Great”(生意真伟大)大幅海报格外显眼。

而在香港,鲍里斯一早乘坐一辆红色的英式双层巴士抵达湾仔码头,向早已等候在此的媒体问好的同时,不时向在场记者介绍他所乘坐的那款新式伦敦巴士。而这款巴士,正在香港进行巡游推介活动。

在英国政坛,现年48岁的鲍里斯以口无遮拦但语言生动、行事怪诞而闻名,有媒体曾以“浑身都是段子”来形容这位满头蓬松金发的“无厘头”市长。

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为了庆祝英国代表团获得第一枚金牌,鲍里斯双手挥舞着英国国旗在维多利亚公园从滑索上从天而降,不料滑索出故障,上演了市长被吊半空15分钟的滑稽一幕。

这位在伦敦人眼中经常不靠谱的市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保持了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以致有国人评论道:一再“卖萌”的鲍里斯展现了别样的政客风貌,“很好地接了中国老百姓的地气”。

“无厘头”的鲍里斯着实很靠谱地实现了此次中国行的目的——寻求伦敦与中国在贸易、投资、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毕竟,夸张也好,作秀也罢,做生意才是正经事。(余艾柯)